

## 第0章 暴雨前

### 1

海浪拍击在岸上，狂响着如咆哮的野兽。

昏暗的灰色天空，沉重到令人无法呼吸。

四处飞奔的杂风，带来的是暴雨的前兆。

空旷的海岸，却被凝重的空气彻底填满。周围的一切都在朝自己压来，像是要将自己碾得粉碎。

暴雨前，海岸上。

一位中年男子。一个年纪尚轻的少年。一把银色手枪。一次绑架。

但被绑架的并非少年。

“你们全都给我退下！”少年的声音比天空更加阴沉，语气间透出的是不属于他那年龄的冷酷。

他是对那一对黑衣人说的。那些人身着厚实可怕的战斗服，头戴冰冷的铁盔，手持突击步枪，枪口直指那少年。在这数十位高大的男人面前，少年灰色的身影显得极为单薄。

但那队黑衣男人的手却在微微颤抖。他们听到了少年的命令，缓慢地向后退去。

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

询问的是中年男子。他就站在灰色少年身前，举着双手背对着他。少年的身形太小，够不到男子那布着刺猬般短发的头，但少年的枪口仍是顶在了中年男子的背上，抵在他的心脏之后。

“我知道。”少年回应道，“我知道我在威胁你们。你现在是我的人质，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上，直到那些家伙把我要的船派过来。”

两人就站在岸边，身后不远处便是悬崖。海风不断扑向两人的后背，只吹散了少年的黑发，却冲不动丝毫敌意。

“你这是在与整个AA宣布敌对。”中年男子的声音沉着冷静，“你在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AA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？”

男子的皮大衣在风中被轮流撕扯着。

“我知道。而这正是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的回应。”他低声说，像是在压下自己的怒气，或是在压下乌云间即将爆发的雷电。

少年拿着枪的手比那些黑衣人更加沉稳，不带动摇。

“——我再给你们三分钟！”他喊道，语气如深渊底的恶龙，“给我把船开来！三分钟后我就要站在甲板上，否则我就让这个家伙陪我一起沉到海里去！”

浪涛再度吼叫起来，像饿到了极点的凶兽撕扯着石崖。

黑衣队伍后，一个黑衣人轻声朝着对讲机催促着什么。他咬到了舌头。

“你没必要这样威胁我们。”那中年男子说，“你只需要用自己的性命做筹码便可以赢得你想要的全部了，加上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你知道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上那张该死的嘴！”少年怒怒吼出来，“我知道！我什么都知道了！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丑恶的嘴脸下丑恶的秘密，也知道你们强加于我的所谓‘使命’是多么狗屁不通！我知道你们只是一群冰冷至极的顽固分子，你们没有给予我任何东西，除了这该死的名字和该死的任务！”

他话音落时，一道闪电刺破远处天地，满载杀气的光轰向所有黑衣人，紧随而来的鸣响让海岸一同颤抖。

## 2

少年停顿片刻，忽然又冷笑起来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会选择放弃我来守卫住你们的秘密。你们一直是这样做的，无论是谁，只要离开了你们为他定下的道路，便是你们永远的狩猎目标。厄咒（Echo）是这样，帕苏法（Pasurfa）和维奥拉（Vivra）也是这样。”

“……当然，还有他。”这么说的少年收起笑。

“……你和他们不一样。”中年男子缓慢地说。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少年用充满讽刺的口吻说，“我们都是你们眼中的‘疯子’，你们眼中的‘狼’。”

中年男子沉默了。

那少年却继续说：“……你不反驳，所以那些家伙放弃不了你——你拥有的是那些家伙能够控制得了的力量，所以他们不会让你死。但我……没有人想要一条咬主人的狗，因为那是狼。”

这时，海岸远处，一声汽笛划破欲坠的天空。

“所以你决定放弃自己获得的一切？”男子问。

“我决定自己夺得我应得的一切。”少年回答。

汹涌的海浪将船甩到了岸边。一块长铁板从船上放下，将海岸与甲板相连。

船身上刻着一行数字，那是船的编号——“405”。

少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自言自语般说：“那些家伙真是胆小。”

他举着枪，缓慢地退后，走上铁板。他手中的枪始终指着那中年男子。

而中年男子没有转身，没有走动一步。他稍低着头，用背影送少年离去。

“别指望我会跟你们道别。”少年边走边说，“只要我还能举起枪，只要那些家伙还举着枪，我们便永为敌人。”

“包括他？”中年男子问，“你的哥哥？”

“包括他。”少年这样回应，“我已没有亲人。”

## 3

那一瞬，一道闪光从远处陆地上飞速袭来，从少年身旁擦过。少年在同时闪身，那道闪光却仍擦破了他的脸。

自己都预料不到的攻击——那只能是他。

“该死的。”少年立刻向闪光袭来的方向连开三枪，同时快步后退，迅速向船上跑去。

但此时，那中年男子也已然转过身来，紧追向那灰色的身影。少年的左手从腰间抽出第二把银色手枪来，朝那男人射击，却被他连续闪过。男子健壮的身形如猛虎般迅猛，眼见着就要冲到铁板上。

这时，少年深吸了一口气。他双手的枪，都指在男子身上。

中年男子明白——这才是他发出攻击的标志。

少年的身形在一刹那间遁隐在枪火之中，连续飞溅而出的黑色暗影如幽灵鬼魂扑向男子，可怕的咆哮几乎将其吞噬。仅是两把枪，交替重叠便拼成了一道无缝的弹网，死死地将男人拦在岸上。

连续不断的射击如狂舞的乱雨，无情砸下，便是天空崩塌，令人窒息。

但男人没有退缩。他早已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，只要能将面前这人留下！

数发子弹从他的衣角穿过，从他的手臂上穿过，从他的大腿上穿过，炽热的血与冰冷的风相撞，疼痛感将他包围，朝他的生命之线逼近。但他没有后退半步。他奔跑着，前进着，直到两腿脱力跪在地上，他也只将手搭在铁板前。

射击停止了。男子勉强抬起头，却只能望见他灰色的瘦小身影，两手枪口上浓浓硝烟，和满地弹壳。

#### 4

少年没有再说一句话，收起枪跃上那船的甲板。一声枪响从船上发出，随后船便开始启动，远离岸边。

“羽如（Yro）！”男子竭尽自己的力量喊着，“从今日起你便不再拥有安法（Anfa）之名！从今日起你便被列入AA名单！从今日起——你就是‘405号’！从今日起——”

男子咬着牙，不知是因为何处的痛苦：“你便是AA之敌！我以AA武装部长阿特拉斯·欧普顿（Atlas Optum）之名，向你宣战！”

船驶远了。那块桥板也失去了支撑，倒入崖下，落入狂浪的口中，沉入海底。

他与这个地方的最后联系，也就此消失了啊。

“——抱歉。”

当那些黑衣人围在中年男子身旁进行紧急治疗时，他已然陷入了昏迷。

远处，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少年将手放在窗框上，沉默不语。